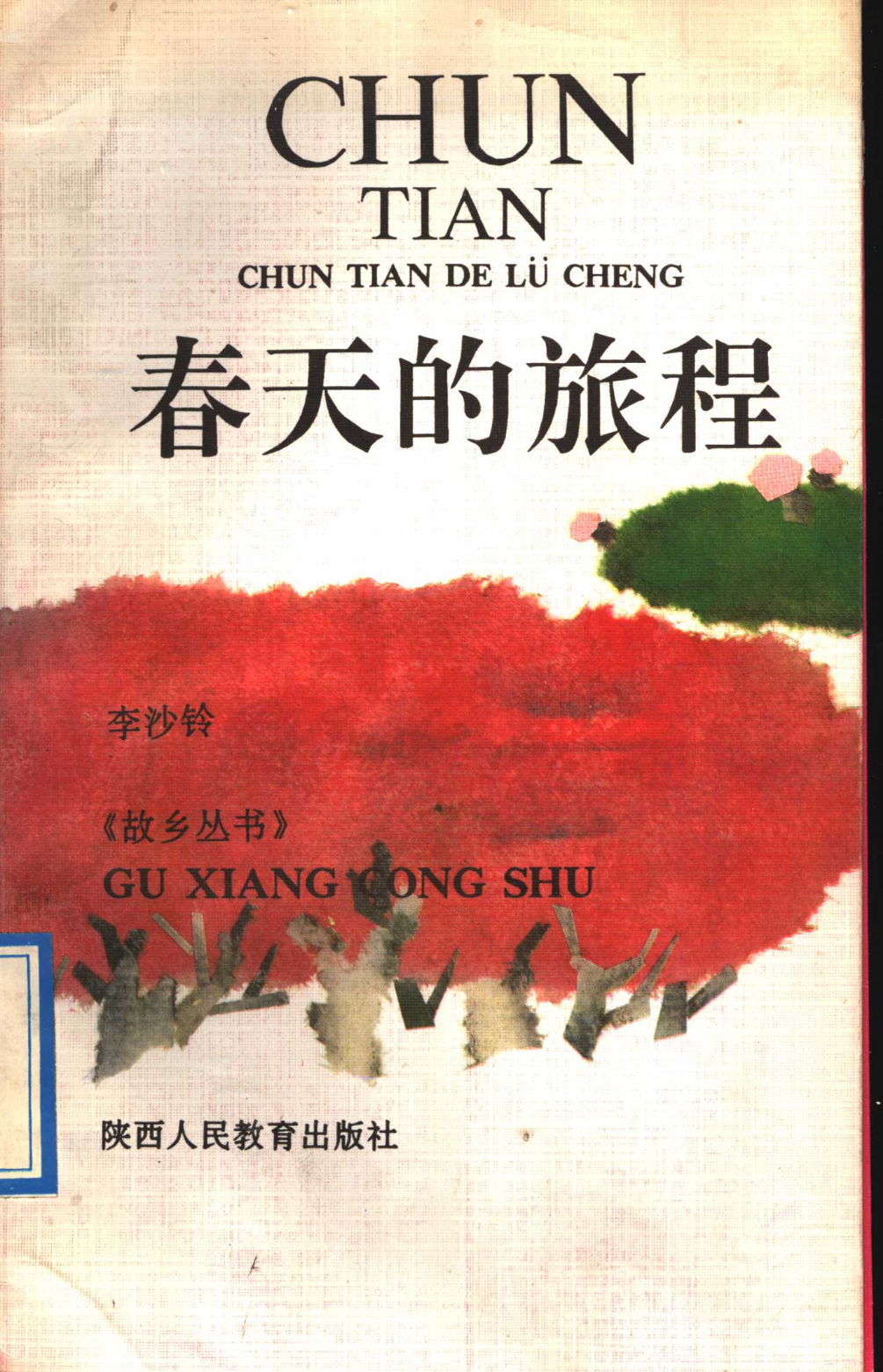


CHUN
TIAN

CHUN TIAN DE LÜ CHENG

春天的旅程



李沙铃

《故乡丛书》

GU XIANG CONG SHU
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

《故乡丛书》

童年的旅程

李沙铃
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



春天的旅程

李沙铃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

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5.875印张

2插页 60千字

1992年1月第1版

199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970

ISBN 7—5419—2612—4/I·107

定 价：2.90元

(711)	 思高摘青玉音秦静
(751)	 念文天广
(791)	 来再延天一照
(831)	 菊韵意月
身在蝉梦外	 (1)
同在阳光下	 (4)
生命不是洁白的	 (6)
飞去的鸽子	 (10)
元帅的手	 (14)
西北柳	 (18)
长安雪	 (23)
秦地无闲草	 (27)
醉倒西安	 (31)
绿 城	 (35)
望海楼	 (39)
知 春	 (42)
风	 (45)
沙枣树下	 (50)
草丛露珠	 (52)
歌的海	 (54)
边陲牧场	 (59)
印 象	 (62)
他就是诗	 (67)
躬耕者	 (70)
有血气的女人	 (76)
春 梦	 (79)
卷头发的格桑	 (85)
花开花落	 (92)

韩素音在青海高原	(117)
飞天之乡	(125)
那一天我再来	(129)
民族情深	(132)
林区行	(136)
风吹雨打	(141)
远方的星	(149)
卖麝香者	(162)
后 记	(183)

身在蝉梦外

到现在我还感谢秋蝉，它“知了，知了……”的歌声，把我稳稳当当地带进了梦幻世界——我看到了从未见过的茫茫沙原；高大的骆驼，沉着地胸有成竹地向前跋涉着；各种奇异的野花，开在沙坪上；一座一座古希腊式的宫殿，扑面而来……我迷恋了，走呀走的，不愿再回到妈妈给我喂饭的那间土屋里去。母亲终于唤醒了：“该上学了，还睡。大夏天，你睡得好香，叫都叫不动，把夜蚊的叮咬丢干净了，嘴角还挂着甜蜜的笑……”

这都是童年在秦都的趣事。时间消失了，记忆储存着。

开会的事情多了起来，有好几个秋天，我都在北京。会务组的人常把我安排在大屋顶式的招待所里。透过柳枝和榆叶，蝉声光临了，日夜“知了，知了”的不停。可我并不烦其噪耳，只是焦急地拾取多年来曾经丢失在泮河岸边的那些美丽的梦。

我尽情地领受，有时彻夜不眠。

一回到高原古城，浑身的兴奋剂并没有减退，我孩子般地向家人复述那些经历。然而，一古脑儿地吹了灯，他们板起面孔指责我：“你太儿童气了，针尖大的事儿，也值得提说吗！”

我有点“委屈”。这“委屈”竟延续了很多时间……

八月的西宁是凉爽的。宾馆楼前楼后的杨柳、塔松、五色花，出奇的鲜艳翠绿。我们大着胆子把全国省

报总编辑和新闻大师们请来了。学者云集西海，吃住在
这儿，谁也不去担负那些内地早就厌烦了的扇扇劳务，
只要住下来就已经很舒坦了。

可他们不“安生”，一人领了一件黄军大衣，戴了
一顶遮风帽，高高兴兴地出发，跋山涉水，饱览风光。
在龙羊峡观景，在青海湖看鱼，在鸟岛冒雨撷奇，在格
尔木迎风拾胜，在蒙古包尝足了酸奶子，在多士代喝醉
了互助大曲……

细心的人，兴趣不在这些。他们看盐湖，观水电，
拣石头，听介绍，记笔记。一本一本的采访册，塞满了
黄的黑的蓝的人造革皮包。高原的秋风，深情地掀起了
他们心海的浪峰——“青海这么美，西北这么富有。尽
管没有听到蝉声，但却听到了也看到了开拓大军前进
的脚步声和激昂的歌唱声。”溢美之词，泼面盖顶。我
陪着他们，嗤嗤地乐了。

土族姐妹的迎宾舞，跳得最欢的时候，几位远道的
“老总”把我拉出了会场。

他们说：“西北人是姓‘强’的。”

我说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他们说：第一，资源强；第二，能源强；第三，珍
禽奇兽强；第四，民族团结强；第五，开拓精神
强……”

我说：“第六呢？”

他们笑了：“要这样讲下去，省略号就没有作用了。
一句话，地强物强人强呐！”

我说：“如果这么誉称，我们都得成为强氏家族
了。”

笑语声中，飘散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。

仿佛一霎那间，十九个省市报界的领导人物，白发退尽，童颜映颊，说、跳、笑、闹，齐步进入了幼儿园大班——“我们在这儿，都回到离去多年的青年时代了！美哉，人生！悠哉，西北！”

可真叫忙了，一个一个前来签订“合同”，既宣传“青海走向全国”，也宣传“全国支援青海”。因为，我们都明白——

青海是青海的，但青海首先是中国的。

秋高气爽，晴空万里。我们在西宁站台送走了远方的客人；客人把青海，带回了我的家乡。

我的“委屈”终于消失。这不在别的，只在于我当年的“秋蝉梦”，正在绽开一幅美丽诱人的奇特图画

.....



同在阳光下

亮了，越来越亮了，铁盖般的黑幕，渐渐地渐渐地消失了，一轮火球，出现在东方，啊！它是太阳。

“太阳神！太阳神！”我们的先祖这样呼唤着。

她从来无私。

你看，树不分高低，山不分大小，路不分远近，人不分贵贱，它一概地给你温暖，给你热，给你光明……

邻居关大妈又在叹气了一——“看我这手，这麻麻拉拉的老手，把他们兄弟三人养活大了，老大田田，老二年年，都是工程师；可老三焕焕，做下伤天害理的丑事，劳改了！都是我这双手，给他们做饭、缝衣，晚间盖被子，可他们，一个亲娘生，走的两条路！……”

老人对我说着，泪水淌着。

我带着关大妈的叹息，进入人海会场。这里坐了这么多青年男女，也有不少掉了头发的父母。麦克风传出了讲话声，脸上露出彩光，手在比划，心在震动。哦！他们在人生的“第二战场”，夺得了自我奋斗换取的光荣锦标。

王梦林，李继进，刁克谦，陈建生，陈淑芬，康熙俊……十名公民，自学成才，获得了社会公认。从此，他们向“无文凭的苦闷世界”，作了最后的诀别。生活，空前的充实；家庭，超常的甜蜜；说话走路，全都抹上了浓郁的春色……

会散了，我从人流里堵住了他：“你好高兴啊！”

“失实！”他皱起眉头：“晚上，人家都看电视去了，

或者挨着妻子睡了，我却坐在灯下，像个傻子，读，写，想，作，整整坚持了一千零一夜。孩童说我在编新的《天方夜谭》，妻子斥我害了‘精神病’。我不睬。我很主观……”

“你有远大理想！”

他轻轻地一笑，“谈不上。兴趣倒是真的。说来也怪，兴趣也会产生质变。我并不相信牛顿五岁就立志当科学家。完全在人，在自己，在无法表述的那个奥秘的精神土壤里……”

“我想问你另外一件事。”

他瞅了瞅我。

“在你的周围，你的同事中，有和你一样的苦斗者吗？”

他点点头。随后摇摇头：“不尽然。人家比我聪明，上班干活，下班打牌，酒中聊天，茶中说地，活人的模样儿。可我是‘苦行僧’，逆‘潮流’行，典型的‘自杀者’，不算人杰！”……

我走向街头，一片阳光，万人波动。尽管“太阳神”如此温暖，可有人仍然冷气果腹。他们患了感冒？躯无衣着？不对！只是灵魂还冰冻着。

我走着，走着。关大妈的手，又映现在面前。同样，出自一个母亲的抚爱，可儿子，有的“吃下草，变作了奶”，有的“吃下白米，变作了大粪。”

沉思……

同在阳光下，有人获得了金银；有人获得的却是粪土。

“太阳神！”你比谁都明晰，我向你深深叩首。

生命不是洁白的

雨，窸窸窣窣的雨，时断时续地下着。窗外水泥地上，已是一片汪洋了。

今晚还好，不值夜班，总算有了点“独立”。我坐在塔式台灯下，静静地看她写来的信，我的心泛江了，如果不再作复，我将要受到友谊的惩罚。

她在信里破口，几乎把天下最难听的语言都使尽了。我读后反觉痛快。因为我相信，那全是她心树上真诚的火花。

我不是疏远她，而是疏远她那帖难复的文字。她说她不想活了，几次在五层楼顶，久久站定，一心向往梦化了的那个天国……

我告诉她：“死不得！”她才只有二十六七年的生命史，喝的自来水毕竟太少，也没见过骆驼、黄羊，更没有住过困境中男女混杂的帆布帐篷，尤其没有尝过十年无法洗澡的滋味。收回悲苍的念头吧！“上帝”不会给她发通行证的。我的可敬的天使！

我认识她是在西子湖畔。一种说不清的原因，她向我吐了真情：不是事业的刁难，也不是疾病的折磨。一位时髦的男性，在掬取了她女性仅有的秘密后，把她丢在了杂树丛中。从此她认定，生活不过是“一张破烂的图画”。她哭……

我劝她不可退却，只要坚强，大海是不会淹没帆船的。许多路人皆知的外英雄……她似乎都听腻了：“那是说教”、“那是哄托儿所的宝宝”。我撇开了这些，

我向她介绍三毛，不是“流浪记”里的三毛，是台湾女作家三毛，她极不寻常，只身到了西班牙，在那里和西班牙青年荷西结了婚。甜蜜的时间极短，荷西死了，她继续留在那里。她写了很多很美的书——《撒哈拉的故事》、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、《雨季不再来》。我最喜欢读她的《不死鸟》，那里面说，有家刊物向她约稿，题目已经指定：《如果你只有三个月的寿命，你将会去做些什么事？》她的回答是：“我要守住我的家，护住我的丈夫。一个有责任心的人，是没有死亡的权利的。”

三毛是做得对的。她在《一个男孩子的爱情》里，记述了她和荷西的恋事。她明朗、豁达、敏感、活泼，勇气十足，又颇温柔。她并不怕死，却又很贪生……

我是喜爱文学的，自幼就馋这个，在乡村的土炕上，熬干了灯油，误了母亲的纺织。为此事，老娘常常说我是“败家子”，惹得姊妹们直在一旁咯咯地笑。

后来因为“文字过”，我吃了大亏，几乎也想死去。几次在夜深人静的“牛棚”里，拿出裤带，系在墙上，一心去会见早已逝去的姑母。但很快我又灵醒了。我觉得我还没有活够，我还没有享尽我应该享受的阳光的抚爱。

我的门前有块空地，往往成为家人争吵的口实。我主张种点花，孩子们主张踢毽子，他妈妈则主张盖间小屋。分歧了，谈判也破裂了。空地倒获得了胜利，谁都不去干预它。

过了几天，突然我发现空地上长出了小草，这草玲珑可爱，绿茵茵，茸乎乎，一闪一闪的。不料，几位足球健儿来了，这里面也有我的孩子。大约一个小时候左右，小草被踏平。我感到痛心。谁知过了几天，小草又

长绿了。我喜！然而，足球健儿是不宽容的，它又被踏平了。这次袭击，十分残酷，几乎到了“一扫而光”的境地。我仰天长啸，无可奈何！可是，可是啊，过了几天，小草又长起来了，而且长势凶凶，仿佛要拿出点颜色，抖抖它的威风！由此我明白，生命是毁灭不了的

.....

那一次我回家探亲，母亲是再也见不到了。坟上的黄花向我诉说：“她死去了，也是她生的开始。你看我，看我的精神！”我低下头，深深鞠躬，抹去了冷冰冰的泪。身边的树叶沙沙地响，时值深秋了。

突然，有谁推了我几把。我拧过身，竟是姐姐带来的小外孙。他身着海军服，腿登小喇叭，手中握着一架新式的多孔玩具枪，指头拨动，喀啦喀啦地响。你的悲海被他填平了。

他指指玩具，又指指我，严肃地盘问：“爷爷，您有几个心？”

我信口回答：“我有四个心？”

“哪四个呢？”他歪着头。

“第一个心，挂在太阳上，那就是我们的党；第二个心，放在地上，那就是我们的祖国；第三个心，绑在树上，那就是天下的母亲；第四个心，系在星上，那就是你的眼睛。”

他跳了起来，我却落下了泪珠。姐姐把脸也扭了过去。母亲啊，母亲，你盖着黄土大被，心房里得到渴望已久的慰藉了吧！”

我又提起住“牛棚”想死的事，姐姐掩面抽泣，小外孙不再蹦跳，母亲头顶的黄花默默不语。

“要是真的那样，不说母亲见不到你，连我也和母

亲一同归去了……”

小外孙仿佛明白了什么，他查嚷嚷：“我是星星！我是星星！……”

窗外的雨声，似乎住了，四周的人们也都入眠了。我还坐在我的塔式台灯下。

“线，一条线，一条细细的长长的线！”你看见了。它在空气中，它在意念中。它把我又带到了西子湖畔。

“我可敬的天使，你还在想着那个吗？”

她披着长发，面对“柳浪闻莺”，精心地画着她要画的素描。

也可能是我的顽癖吧！——我害怕那一览无余的白光。它格外醒目，格外炫耀。无限的洁白反而会使人冷漠。

我凑过去看她的画板，红的，绿的，蓝的，紫的，各具性格，栩栩如生。

我说：“多美啊。”

她忍不住，咯咯地笑了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她摆了下长发，望着西子湖面的她的诱人的情形，一言不发。

……我走出窗外，星星满天，除了几片薄云外，就剩下无法丈量的夜幕了。

小花在做梦，小草在低语，静静的又是吵嚷的，吵嚷的又是静静的。我敢一口断定——明天是个好天气了……

飞去的鸽子

天阴得很重，超常的重，给我一种浓烈的压抑感。
李敬寅来找我。

看见他，我想起了《殷红的血迹》。

是他采写那篇《血》文的。我一边读，一边想，也久久地望着那幅“生得伟大”的照片。

稚嫩的面孔，严峻的目光，清秀的形象，朴素的品格。

李凤莲——十八岁——代理会计——工龄五个月——蓝田姑娘——农民子女——初中毕业——共青团员——合同工人——心疼的娃——不朽的战士。

我好像有一种错觉，总觉得这幅照片不是照片，而是活人——永远活在报上、书上、村上、乡上、县上、社会上和人们心上的一位有血有肉、有志有气、有德有灵的活人。

她来到人间的时间太短了，就算从一岁起，她能认识桃花，也不过看过十八次花开花落。

可她看花，与众不同。

每看一次，都要让自己的思想之花更艳，心灵之花更美。

她没有那么多的爱好——把青春花费在香水上，把妙龄消耗在衣饰上。

她也在修整——修整的是理想之田。

她也在打扮——打扮的是道德之容。

她也在装饰——装饰的是纪律之窗。

她也在描绘——描绘的是文化之图。

我没有见过她，可我也看见了她。

血手，血衣，血门，血路，就是她的性格，她的语言，她的风貌，她的作为。

她的革命资历太“浅”了，——只有一百五十天。浅得就像一盘清水，浅浅，浅浅的，那么浅浅的。

浅得简直浸不住一粒蚕豆，藏不住一颗杏核。

想象得出，她没有读过几本马列，也没有进过高级学府，更没有南征北战、涉洋过江。

我甚至怀疑她进没进过几回古城西安。

她大约就是在那个李坪村周围衡量宇宙，打发日月的。

可是，她驾驭的是一艘——看去像玩具、实则是载重的不沉的船。

她的那艘船呐——载着八十年代青年的责任，使命，抱负，宏愿。

她的那艘船呐——载着马楼，蓝田，陕西，中国，世界。

她的那艘船呐——载着痛苦，欢乐，黑暗，光明，眼泪，笑语。

她的那艘船呐——载着希望，憧憬，幻想，美丽。

她的那艘船呐——也载着怀疑，白眼，哀叹，漫骂。

她的奉献“太小”了——仅仅记了几个月帐，办了几个月信用业务，值了几个月轮班。甚至，她和工龄长的同行比起来，认识当地的存户、用户最少。就是时至今日，要写她的悼文，也列不出卷帙浩瀚的史迹，震惊世界的阅历。

可是，她奉献给祖国的却是一曲——社会主义精

神文明的新“贝五”（命运）、新“贝九”（合唱。欢乐）。

她手中握的是一串钥匙——一串轻轻的又重重的钥匙。

窃犯来了。

她意识到钥匙的价值。

威胁。她不害怕。

伤害。她挺身搏斗！

那么多的刀痕，那么多的血流……

她拚搏着。

她意识到——强烈的意识到——自己的命运和人民财产的命运。

保了个人，就会丢掉人民。

保了人民，也就保了“大我”。

血失去的太多了，她不行了，钥匙却保住了。

保住了钥匙，也就保住了人民，保住了社会主义文明，保住了中华儿女一贯的优良传统，从而也保住了她的不朽的生灵。

胡兰姐你迎接吧，这是你的又一位英雄姐妹。

张华你握手吧，这是你的又一位献身战友。

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、周，欢笑吧，这就是你们优秀的子孙，你们著作中所希望的那种“理想公民”。

难道这样的奉献还小！

也有人说，她留下的东西“太少”了，翻箱倒柜，都没有找出多少“财产”。要说有的话，大概就是两个笔记本子——一本《农村信贷基本知识》，一本《名人名言摘抄》。

要让我发言的话，我便说——已经够了。